

论南岳文化中“和”的积淀

张 赛 斌

(南华大学 教务处,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文章从上古传说、寿文化、宗教传承、民族团结、山水人文的视角探讨了南岳“和”文化的传承与演绎, 阐释了“和”在南岳文化中的底蕴。“和”是南岳文化传承的中轴线, 南岳文化以其内秀于文, 外秀于林而独著特色, 和谐思想深蕴于南岳文化长期的积淀和发展中。

[关键词] 南岳文化; “和”; 积淀

[中图分类号] G 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0755(2009) 03- 0001- 03

“南岳衡山, 五岳独秀”。南岳从古到今就是一部积淀深厚的和谐文化的历史大书,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 南岳文化在长期的积淀中同样始终透出“和”的气息, 单从南岳衡山的“衡”字及主峰祝融峰的“融”字出发理解“和”在南岳文化中的积淀, 可以理解为均衡、制衡、平衡及融合、融洽、包融等“和”的气息, 南岳文化的传承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和”的演绎史。

一 “和”在上古传说中的积淀

南岳衡山, 主峰祝融。在古语中, “祝”是持久, “融”即光明^[1], 据新编《南岳志》载: 祝融峰, 海拔 1289.8 米, 位于北纬 27 度 18 分 6 东经 112 度 41 分 05 是南岳七十二峰的最高峰和主峰。相传人类发明钻木取火后不会用火也不会保存火种, 由于祝融氏跟火亲近, 也是南方三苗部落的祖先, 又是上古轩辕黄帝的大臣, 黄帝就任命他为管火的火正官, 又因为他熟悉南方的情况, 黄帝又封他为司徒, 主管南方事物。祝融氏住在衡山, 死后又葬在衡山。人们为了纪念他对火的重大贡献, 将衡山的最高峰命名祝融峰, 意即让火的光明、温暖、热情和动感万象永驻。因为有了火, 人类才告别了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 人类用上了火, 人类文明才真正开创, 火为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因此火正官祝融氏是当之无愧的文明之神、和谐之神。

南岳曾是古代帝王巡狩祭祀的地方, 尧帝、舜帝曾在此祭祀社稷, 巡疆狩猎并实行禅让制度, 舜根据四方部落推举, 用禹治水, 禹顽强不屈, 杀白马祭告天地, 梦遇苍水使者授金简玉书藏地密图, 得金简玉书, 治服大水, 还民宁静, 立下治水丰碑。尧、舜、禹三位先帝在南岳衡山开诚议政、抚民仁政, 体察民情、完善律法, 修正仪礼, 治理洪水, 定国安民, 发展农业, 为华夏民族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是为和谐创始之帝。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禅让, 谁有功有能就把位子让给谁, 是民主与和谐的社会体制的萌芽, 故“和”在上古传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 “和”在寿文化中的积淀

南岳衡山亦称寿岳, 延寿亭、寿涧、寿涧桥、百寿亭、福寿庵、万寿宫、万寿禅寺、万寿广场、万寿大鼎等等可谓“寿”字大观园。历史上帝王将相都亲自驾临或遣使南岳衡山祭祀“祈福祈寿”。宋代宋徽宗崇尚道教, 自称长寿大帝, 曾多次登临南岳衡山, 并于 1105 年在南岳衡山南天门侧金简峰下题写“寿岳”两字刻在石崖上。清代康熙大帝在 1705 年南岳大庙重修竣工时亲笔御书《重修南岳庙碑记》中开宗明义写道: “南岳为天南巨镇, 上应北斗玉衡, 也名寿岳”, 再次御定南岳为“寿山”。雍正亦认为“南岳为皇上主寿之山”^[2]。张衡在《天象赋》中说: “长沙明而献寿”, 意思是如果主寿的长沙星明亮则人

[收稿日期] 2009- 03- 28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长沙市社科规划办 2008 年重点课题 (编号: A 53)

[作者简介] 张赛斌 (1970-), 男, 湖南省衡阳市人, 南华大学教务处教师。

间百姓长寿。李白有诗曰:“衡山苍苍入紫冥,下看南极老人星”,老人星即为长沙星^[3]。唐代诗僧齐己也说:“壮堪扶寿岳,灵合置仙坛”,将衡山与“寿”连在一起。明代嘉靖年间,刘阳为南岳《莲峰翰墨志》作序时,将南岳直呼为“南山”。清代智犁和尚在《重修广济寺记》中明确写道:“南岳乃天下五岳之一,世称为寿比南山者,即此岳也。”新版《辞源》亦明释:南岳为“寿岳”,上承天象,下应地脉,聚精结气,护国佑民,延年益寿,吉祥无限^[4]。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祈福祈寿”,“祈福祈寿”就是对父母养育、神灵庇佑的感激和提倡孝道、善行、友爱、慈悲以及祈求国泰平安、家运昌隆等。由此可见“寿”可理解为“和”,“和”寓意着“寿”,无“和”则无所谓“寿”,“祈福祈寿”意即家和、国和、民和、和睦、和衷共济、相亲相近、延年益寿。

三 “和”在宗教传承中的积淀

南岳佛道共存一山,共荣一庙,佛道共荣的宗教文化为国内外宗教名山所罕见。其实在南岳与佛道两教共存的还有儒教。南岳是地道的儒、佛、道三教共生共存的圣地,儒佛道三教在南岳衡山得到完美融和,历史上谓之“三教鼎之源,为衡山所独擅”,形成“儒、佛、道共存一庙,共荣共生”的文化奇观。历史上有儒家论世、佛家论心、道家论身;儒家入世、佛家出世、道家隐世的评论^[5]。儒、佛、道虽各有所重而相径庭,但是仍能融合会通,相济相补,构成彼此共存共荣的融和的格局。

儒家肯定人的现实价值,尊重人的生命。认为在天、地、人三者之中,人是中心,处于最重要的位置,强调在现实世界中提升道德品格,达到理想境界。推崇“仁”、“仁爱”以友善、宽容、助人之心,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称“死生有命”、“生生之谓易”^[5]。认为人应当感恩自然的造化而使自己拥有生命,以仁爱、相亲、平和对待他人与自己,并得以展开人生、演绎人生。

佛家以“解脱”为本位,主张修自身。平静无争修炼内心,宣传众生要经过修持,以求从迷惑、烦恼、痛苦和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进入大自由、大自在的“涅槃”理想境界^[5]。其精髓在“顿悟”“解脱”一基于对人生“无常苦短”的价值判断,怀着对人的迷惑、烦恼、痛苦、生老病死的真诚关切,对人及人的生命价值的真诚关爱,芸芸众生弃恶向善平安,经过修炼个人的修行到了无我的境界后要反身入社会,为社会做贡献,实现社会的宁静、平和、稳定与和谐。

道家以强调自然是人生的根本,“道生一,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而“万象以之生,五行以之成”,构成宇宙的万事万物。一切以“自然”为本位,主张顺应自然、回归自然,亲和自然,力求人的一切作为合乎自然的本来面目和变化规律,宣扬养生之道,平心静气,以求保命全生,不受损害。

尽管儒、佛、道三家的社会问题意识是不同的,但三教共存有其内在的基本融合点和契合点^[5]。而这个融合点就在于生命和寿延,是因寿而“和”,因“和”而寿,通俗地来说在于对生命的重视,由此演绎了千百年来的宗教之“和”。

四 “和”在民族团结之中的积淀

中华民族自古就秉承一个民族团结的光荣传统,民族之“和”在南岳文化中同样是厚重积淀的。宋末,向士璧在南岳大败元将兀良哈台;明末清初,王夫之于莲花峰下的方广寺起兵抗清;抗战期间,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国共两党能够携手合作,南岳更成为军事、政治重地。蒋介石在此召开过四次抗日军事会议,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后,国民党抗战中枢移到重庆,南岳成了抗日大本营之一。周恩来、叶剑英在此与国民党合办游击战争干部训练班,国共两党联手培养3000多名抗日游击干部,为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本已不在红尘中的衡山僧道人组织了“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南岳衡山因此成为中国抗战名山,党派之和在这里再续了深重的一笔,它是中华民族和睦团结、追求和平、和衷共济、保家卫国的最好见证。

五 山水人文中积淀的“和”

古人赠予南岳“五岳独秀”的美誉,直到现在,南岳依然当之无愧。据普查,南岳山上有自然植物两百多种,九处原始次森林,其中珍贵树种150多种,森林覆盖率达69%,有东晋的银杏,明代的古松,世界罕见的绒毛皂荚,奇异的摇钱树、连理枝、同根生、金钱松等。南岳古木参天,秀美的环境,映衬出南岳“四绝”:祝融峰之高、藏经殿之秀、方广寺之深、水濂洞之奇。南岳山高林密,环境宜人,气候独特,春赏奇花、夏观云海、秋望日出、冬赏雪景,四季繁华似锦,香气四溢,古柏参天,老樟蔽日,松涛长啸,竹海苍翠,浓荫蔽日。不仅如此,在南岳群山之中,南岳七十二峰逶迤盘亘八百余里,有十洞、五岩、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池、九潭,无峰不绿,无林不秀。更有江南最大的古建筑群南岳大庙,有唐宋建筑风格,保持较为完善的石板街古镇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并举,历来是人们向往的旅游避暑胜地。这

些祥和的自然地理环境正是文人墨客趋之若鹜的首选, 宁静以致远, 著书立说于山水人文中, 演绎出无尽的“和”, 古今往来, 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朱熹、王船山、谭嗣同、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田汉、陶铸、胡耀邦、乔石、朱镕基等历代著名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和文人骚客慕名而来, 千百年来历代文人留有诗文无以计数, 现可查阅的就达 4000 多篇, 更有 375 处摩岩石刻, 唐宋以来创办了邝侯、甘泉等 10 余所书院。南宋初年, 胡安国来南岳衡山定居, 在紫云峰下文定书院讲授《春秋》之学, 湖湘学派由此而发端。其子胡宏承继了“春秋大义”家法, 以南岳衡山为中心, 以书院为基地, 主持了湖湘学派的发展^[6], 湖湘文化由此达到了鼎盛, 故“和”深蕴在南岳文化之中, 而南岳文化又演绎出无尽的内秀于文, 外秀于林的和美乐章。

新时期, 地处南岳和湘江之畔的南华大学, 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高等学府, 一批批文人学子从这里走向社会, 服务社会, 服务他人, 把书香墨迹飘洒于南岳之巅, 和谐思想遍传各地, 更进一步阐释了

“和”在南岳文化中的底蕴, 南岳文化的底蕴必将更加深厚和雄浑。故“和”深蕴在南岳文化之中。

[参考文献]

[1] 黄伟, 刘建平. 中国地名[J]. 2007(3): 16 - 17.

[2] 胡健生. 南岳的寿文化[J]. 湖湘论坛, 2001(2): 78 - 80.

[3] 彭蝶飞. 南岳衡山“寿岳独秀”品牌内涵及其构建策略[J]. 热带地理, 2008(5): 278 - 279.

[4] 南岳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南岳区志[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0.

[5] 王又保, 李选艳, 廖瑞芳. 南岳寿文化: 厚重历史积淀与轻浅现实传承反差中的思考[J]. 船山学刊, 2005(4): 29 - 30.

[6] 张齐政, 汤克雄, 李嘉荣. 衡山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J]. 船山学刊 2008(4): 59 - 60.

Discussing the Accumulation of“Concordancy” ofNanyue Culture

ZHANG Sai- bi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heritage and deductive of “concordancy” culture of Nanyue in the perspective of ancient legends life culture religious heritage national unity and cultural landscape. It explained the details of “concordancy” in the culture of Nanyue. “Concordancy” is the central axis of Nanyue culture inheritance. Nanyue culture is famous for its combination of externalized sight-seeing and internalized culture, and the harmonious thought deeply rooted in the accumul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anyue culture.

Key words Nanyue culture; “concordancy” accumulation